

中
华
藏
典

传

世

文

选

昭明文选「二」

劉炳森署



延续中华文明的千古名篇

西苑出版社



中華藏典·傳世文選

昭明文選

〔梁〕蕭統編

西苑出版社

昭明文選卷第三十五

七下

七命八首

张景阳

冲漠公子，含华隐曜。嘉遁龙盘，玩世高蹈。游心于浩然，玩志乎众妙。绝景乎大荒之遐阻，吞响乎幽山之穷奥。于是殉华大夫闻而造焉。乃敕云辂，驂飞黄。越奔沙，辗流霜。凌扶摇之风，蹶坚冰之津。旌拂霄埒，轨出苍垠。天清冷而无霞，野旷朗而无尘。临重岫而揽辔，顾石室而回轮。遂适冲漠之所居。其居也，嵒岨幽澗，萧瑟虚玄。溟海浑澹涌其后，嶰谷嶙峋张其前。寻竹竦茎荫其壑，百籁群鸣聳其山。冲飈发而回日，飞砾起而洒天。于是登绝岫，溯长风。陈辩惑之辞，命公子于岩中。曰：“盖闻圣人不卷道而背时，智士不遗身而匿迹。生必耀华名于玉牒，没则勒洪伐于金册。今公子违世陆沉，避地独窜。有生之欢灭，资父之义废。愁洽百年，苦溢千岁。何异促鳞之游汀泞，短羽之栖翳荟。今将荣子以天人之大宝，悦子以纵性之至娱。穷地而游，中天而居。倾四海之欢，殚九州之腴。钻屈轂之瓠，解疏属之拘，子欲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大夫不遗，来萃荒外。虽在不敏，敬听嘉话。”

大夫曰：“寒山之桐，出自太冥。含黄钟以吐干，据苍岑而孤生。既乃琼岫嵒峻，金岸岬崿。左当风谷，右临云溪。上无凌虚之巢，下无跖实之蹊。摇别峻挺，茗遯茗晓。晞三春之溢露，溯九秋之鸣飈。零雪写其根，霏霜封其条。木既繁而后绿，草未素而先雕。于是构云梯，陟峥嵘。剪蕤宾之阳柯，剖大吕之阴茎。营匠斲其朴，伶伦均其声。器举乐奏，促调高张。音朗号钟，韵清绕梁。追逸响于八风，采奇律于归昌。启中黄之少宫，发蓐收之变商。若乃龙火西颓，暄气初收。飞霜迎节，高风送秋。羈旅怀土之徒，流宕百罹之畴。抚促柱则酸鼻，挥危弦则涕流。若乃追清哇，赴严节。奏《绿水》，吐《白雪》。《激楚》回，流风结。悲萸茱之朝落，悼望舒之夕缺。莞厘为之擗擗，媼老为之呜咽。王子拂纓而倾耳，六马嘘天而仰秣。此盖音曲之至妙。子岂能从我而听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，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兰宫秘宇，雕堂绮枕。云屏烂汗，琼壁青葱。应门八袭，璇台九重。表以百常之阙，圉以万雉之墉。尔乃峣榭迎风，秀出中天。翠观岑青，雕阁霞连。长翼临云，飞陛凌山。望玉绳而结极，承倒景而开轩。頽素烦焕，粉

拱嵯峨。阴虬负檐，阳马承阿。错以瑶英，镂以金华。方疏含秀，圆井吐葩。重殿叠起，交绮对幌。幽堂昼密，明室夜朗。焦螟飞而风生，尺蠖动而成响。若乃日仄常玩，体倦帷幄。携公子而双游，时娱观于林麓。登翠阜，临丹谷。华草锦繁，飞采星烛。阳叶春青，阴条秋绿。华实代新，承意恣欢。仰折神籙，俯采朝兰。溯蕙风于衡薄，眷椒涂于瑶坛。尔乃浮三翼，戏中沚。潜鼉鼓，惊翰起。沈丝结，飞螭理。挂归翻于赤霄之表，出华鳞于紫渊之里。然后纵棹随风，弭楫乘波。吹孤竹，拊云和。渊客唱淮南之曲，榜人奏《采菱》之歌。歌曰：乘凫舟兮为水嬉，临芳洲兮拔灵芝。乐以忘戚，游以卒时。穷夜为日，毕岁为期。此盖宴居之浩丽，子岂能从我而处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，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若乃白商素节，月既授衣。天凝地闭，风厉霜飞。柔条夕劲，密叶晨稀。将因气以效杀，临金郊而讲师。尔乃列轻武，整戎刚。建云髦，启雄芒。驾红阳之飞燕，臻唐公之骑孺。屯羽队于外林，纵轻翼于中荒。尔乃布飞罽，张修罟。陵黄岑，挂青峦。画长豁以为限，带流溪以为关。既乃内无疏蹊，外无漏迹。叩征数校，举麾旌获。轂金机。驰鸣镝。剪刚豪，落劲翮。车骑竞骛，骈武齐轍。翕忽挥霍，云回风烈。举戈林竦，挥锋电灭。仰倾云巢，俯殪地穴。乃有圆文之狎，班题之狻。鼓鬣风生，怒目电睒。口咬霜刃，足拔飞铉。瓶林颞石，扣跋幽丛。于是飞黄奋锐，赍石逞技。蹙封豨，愤冯豕。拉魑魅，控獬廌。勾爪摧，锯牙掉。澗漫狼藉，倾榛倒壑。殒齿挂山，僵踣掩泽。藪为毛林，隰为丹薄。于是撤围顿颌，卷旆收鸢。虞人数兽，林衡计鲜。论最犒勤，息马韬弦。肴骊连镡，酒驾方轩。千钟电醑，万燧星繁。陵阜沾流膏，溪谷厌芳烟。欢极乐殚，回节而旋。此亦田游之壮观，子岂能从我而为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，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楚之阳剑，欧冶所营。邪溪之铤，赤山之精。销逾羊头，铸越锻成。乃炼乃铄，万辟千灌。丰隆奋椎，飞廉扇炭。神器化成，阳文阴纒。流绮星连，浮彩艳发。光如散电，。岂徒水截蛟鸿，陆洒奔骊，断浮翻以为工，绝重甲而称利云尔而已哉！若其灵宝，则舒辟无方，奇锋异模。形震薛蜀，光骇风胡。价兼三乡，声贯二都。或驰名倾秦，或夜飞去吴。是以功冠万载，威曜无穷。挥之者无前，拥之者身雄。可以从服九国，横制八戎。爪牙景附，函夏承风。此盖希世之神兵，子岂能从我而服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，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天骥之骏，逸态超越。禀气灵渊，受精皎月。眸眈黑照，玄采紺发。沫如挥红，汗如振血。秦青不能识其众尺，方堙不能睹其若灭。尔乃巾云轩，践朝雾。赴春衢，整秋御。虬螭螭腾，麟超龙囊。望山载奔，视林载赴。气盛怒发，星飞电骇。志凌九州，势越四海。景不及形，尘不暇起。浮箭未移，再践千里。尔乃逾天垠，越地隔。过汗漫之所不游，躐章亥之所未迹。阳乌为之顿羽，夸父为之投策。斯盖天下之隼乘，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

病，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大梁之黍，琼山之禾，唐稷播其根，农帝尝其华。尔乃六禽殊珍，四膳异肴。穷海之错，极陆之毛。伊鬻公鼎，庖子挥刀。味重九沸，和兼勺药。晨凫露鹁，霜鸱黄雀。鬮案星乱，方丈华错。封熊之蹠，翰音之跖。鸩醢猩唇，鼈残象白。灵渊之龟，莱黄之鲐。丹穴之鸚，玄豹之胎。焯以秋橙，酏以春梅。接以商王之箸，承以帝辛之杯。范公之鳞，出自九溪。頰尾丹鳃，紫翼青鬣。尔乃命支离，飞霜镗。红肌绮散，素肤雪落。姜子之豪不能厕其细，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。繁肴既阙，亦有寒羞。商山之果，汉皋之榛。析龙眼之房，剖椰子之壳。芳旨万选，承意代奏。乃有荆南乌程，豫北竹叶。浮蚁星沸，飞华衔接。玄石尝其味，仪氏进其法。倾壘一朝，可以流湏千日。单醪投川，可使三军告捷。斯人神之所歆羨，观听之所炜晬也。子岂能强起而御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耽口爽之饌，甘腊毒之味。服腐肠之药，御亡国之器。虽子大夫之所荣，故亦吾人之所畏。余病，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盖有晋之融皇风也，金华启徵，大人有作。断明代照，配天光宅。其基德也，隆于姬公之处岐。其垂仁也，富乎有殷之在亳。南箕之风，不能畅其化。离毕之云，无以丰其泽。皇道焕炳，帝载缉熙。导气以乐，宣德以诗。教清于云官之世，治穆乎鸟纪之时。王猷四塞，函夏谧宁。丹冥投烽，青微释警。却马于羹车之辕，铭德于昆吴之鼎。群萌反素，时文载郁。耕父推畔，鱼竖让陆。樵夫耻危冠之饰，舆台笑短后之服。六合时邕，巍巍荡荡。玄韶巷歌，黄发击壤。解羲皇之绳，错陶唐之象。若乃华裔之夷，流荒之貊。语不传于輶轩，地不被乎正朔。莫不骏奔稽颡，委质重译。于时昆虫感惠，无思不扰。苑戏九尾之禽，囿栖三足之鸟。鸣凤在林，伏于黄帝之园。有龙游渊，盈于孔甲之沼。万物烟煴，天地交泰。义怀靡内，化感无外。林无被褐，山无韦带。皆象刻于百工，兆发乎灵蔡。播绅济济，轩冕蔼蔼。功与造化争流，德与二仪比大。”言未终，公子蹶然而兴，曰：“鄙夫固陋，守此狂狷。盖理有毁之，而争宝之讼解；言有怒之，而齐王之疾痊。向子诱我以聾耳之乐，栖我以蓀家之屋。田游驰荡，利刃骏足。既老氏之攸戒，非吾人之所欲。故靡得应子。至闻皇风载跼，时圣道醇。举实为秋，摘藻为春。下有可封之民，上有大哉之君。余虽不敏，请寻后尘。”

诏

诏

汉武帝

诏曰：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。故马或奔蹏而致千里，士或有负俗

之累而立功名。夫泛驾之马，斲弛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县察吏民有茂才异等，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。

贤良诏

汉武帝

朕闻昔在唐虞，画象而民不犯。日月所烛，罔不率俾。周之成康，刑措不用，德及鸟兽；教通四海，海外肃慎。北发渠搜，氐羌来服。星辰不孛，日月不蚀，山陵不崩，川谷不塞。麟凤在郊藪，河洛出《图》《书》。呜呼！何施而臻此乎？

今朕获奉宗庙，夙兴以求，夜寐以思，若涉渊水，未知所济。猗欤伟欤！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？上参尧舜，下配三王，朕之不敏，不能远德，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。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，受策察问，咸以书对。著之于篇，朕亲览焉。

册

册魏公九锡文

潘元茂

制诏：使持节丞相领冀州牧武平侯：朕以不德，少遭闵凶，越在西土，迁于唐卫。当此之时，若缀旒然，宗庙乏祀，社稷无位，群凶覬觐，分裂诸夏，一人尺土，朕无获焉。即我高祖之命，将坠于地，朕用夙兴假寐，震悼于厥心。曰：惟祖惟父，股肱先正，其孰恤朕躬。乃诱天衷，诞育丞相。保乂我皇家，弘济于艰难，朕实赖之。今将授君典礼，其敬听朕命：

昔者，董卓初兴国难，群后失位，以谋王室。君则摄进，首启戎行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。后及黄巾，反易天常，侵我三州，延于平民。君又讨之，剪除其迹，以宁东夏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韩暹杨奉，专用威命，又赖君助，克黜其难。遂建许都，造我京畿，设官兆祀，不失旧物，天地鬼神，于是获乂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术僭逆，肆于淮南，慑惮君灵，用丕显谋，蕲阳之役，桥蕤授首，棱威南厉，术以殒溃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回戈东指，吕布就戮，乘轩将反，张扬沮毙，眭固伏罪，张绣稽服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绍逆常，谋危社稷，评恃其众，称兵内侮。当此之时，王师寡弱，天下寒心，莫有固志。君执大节，精贯白日，奋其武怒，远诸神策，致屈官渡，大歼丑类，俾我国家，拯于危坠，此又君之功也。济师洪河，拓定四州，袁谭高干，咸枭其首。海盗奔迸，黑山顺轨，此又君之功也。乌丸三种，崇乱二世，袁尚因之，逼据塞北，束马悬车，一征而灭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刘表背诞，不贡贡职，王师首路，威风先逝，百城八郡，交臂屈膝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马超成宜，同恶相济，滨据河潼，求逞所欲，殄之渭南，献馘万计，遂定边城，抚和戎

狄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鮮卑丁令，重译而至，单于白屋，请吏帅职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君有定天下之功，重以明德，班叙海内，宣美风俗，旁施勤教，恤慎刑狱。吏无苛政，民不回愿，敦崇帝族，援继绝世，旧德前功，罔不咸秩。虽伊尹格于皇天，周公光于四海，方之覆如也。

朕闻先王并建明德，胙之以土，分之以民，崇其宠章，备其礼物，所以蕃卫王室，左右厥世也。其在周成，管蔡不靖，惩难念功，乃使邵康公锡齐太公履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。世胙太师，以表东海。爰及襄王，亦有楚人，不供王职。又命晋文，登为侯伯，锡以二辂，虎贲钺钺，秬鬯弓矢，大启南阳，世作盟主。故周室之不坏，繫二国是赖。今君称丕显德，明保朕躬，奉答天命，导扬弘烈，绥爰九域，罔不率俾，功高乎伊周，而赏卑乎齐晋，朕甚愿焉。朕以眇身，托于兆民之上，永思厥艰，若涉渊水，非君牧济，朕无任焉。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钜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，封君为魏公，使使持节御史大夫虑，授君印绶册书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，锡君玄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契尔龟，用建冢社。昔在周室，毕公毛公，人为卿佐，周邵师保，出为二伯，外内之任，君实宜之。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。今更下传玺，肃将朕命，以允华夏，其上故传武平侯印绶。今又如君九锡，其敬听后命。以君经纬礼律，为民轨仪。使安职业，无或迁志，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。君劝分务本，裔民皆作，粟帛滞积，大业惟兴，是用锡君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君敦尚谦让，俾民兴行，少长有礼，上下咸和，是用锡君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君翼宣风化，爰发四方，远人回面，华夏充实，是用锡君朱户以居。君研其明哲，思帝所难，官才任贤，群善必举，是用锡君纳陛以登。君秉国之均，正色处中，纤毫之恶，靡不抑退，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。君纠度天刑，章厥有罪，犯关干纪，莫不诛殛，是用锡君钺钺各一。君龙骧虎视，旁眺八维，揜讨逆节，折冲四海，是用锡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十，旅矢千。君以温恭为基，孝友为德，明允笃诚，感乎朕思，是用锡君钺鬯一卣，珪瓊副焉。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，皆如汉初诸王之制。君往钦哉！敬服朕命。简恤尔众，时亮庶功，用终尔显德，对扬我高祖之休命。

昭明文選卷第三十六

令

宣德皇后令

任彦升

宣德皇后敬问具位：夫功在不赏，故庸勋之典盖阙，施侔造物，则谢德之途已寡也。要不得不强为之名。使茎宰有寄。公实天生德，齐圣广渊。参辰而九星仰止，不易日月而二仪贞观。在昔晦明，隐鳞戢翼。博通群籍，而让齿乎一卷之师；剑气凌云而屈迹于万夫之下。辩析天口，而似不能言；文擅雕龙，而成辄削藁。

爰在弱冠，首应弓旌。客游梁朝，则声华籍甚；荐名宰府，则延誉自高。隆昌季年，勤王始著；建武惟新，缔构斯在。

功隆赏薄，嘉庸莫畴。一马之田，介山之志愈厉；六百之秩，大树之号斯存。及拥旄司部，代马不敢南牧；推轂樊邓，胡尘罕尝夕起。惟彼狡僮，穷凶极虐，衣冠泯绝，礼乐崩丧。

既而鞠旅誓众，言谋王室，白羽一麾，黄鸟底定。甲既鳞下，车亦瓦裂。致天之届，拱揖群后，丰功厚利，无德而称。是以祥光摠至，休气四塞；五老游河，飞星入昴。元功茂勋，若斯之盛。而地狭乎四履，势卑乎九伯。帝有愆焉，辎轩萃止。今遣某位某甲等，率兹百辟，人致其诚。庶匪席之旨，不远而复。

教

为宋公修张良庙教

傅季友

纲纪：夫盛德不泯，义存祀典；微管之叹，抚事弥深。张子房道亚黄中，照邻殆庶，风云玄感，蔚为帝师，夷项定汉，大拯横流，固已参轨伊望，冠德如仁。若乃交神圯上，道契商洛，显默之际，眈然难究，渊流浩滢，莫测其端矣。

途次旧沛，伫驾留城，灵庙荒顿，遗像陈昧，抚事怀人，永叹实深。过大梁者，或伫想于夷门；游九京者，亦流连于随会。拟之若人，亦足以云。可改构栋宇，修饰丹青，苹繁行滢。致荐。抒怀古之情，存不刊之烈。主者施行。

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

傅季友

纲纪：夫褒贤崇德，千载弥光，尊本敬始，义隆自远。楚元王积仁基德，启藩斯境；素风道业，作范后昆。本支之祚，实隆鄙宗；遗芳余烈，奋乎百世。而丘封翳然，坟茔莫翦。感远存往，慨然永怀。夫爱人怀树，甘棠且犹勿翦；追甄墟墓，信陵尚或不泯。况瓜瓞所兴，开元自本者乎！可蠲复近墓五家，长给洒扫。便可施行。

文

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

王元长

问秀才高第明经：朕闻神灵文思之君，聪明圣德之后，体道而不居，见善如不及。是以崆峒有顺风之请，华封致乘云之拜；或扬旌求士，或设簾待贤，用能敷化一时，余烈千古。朕夙奉天命，恭惟永图，审听高居，载怀祗惧。虽言事必史，而象阙未箴，寤寐嘉猷，延仁忠实。子大夫选名升学，利用宾王，懋陈三道之要，以光四科之首，盐梅之和，属有望焉。

又问：昔周宣情千亩之礼，魏公纳谏；汉文缺三推之义，贾生置言。良以食为民天，农为政本。金汤非粟而不守，水旱有待而无迁。朕式照前经，宝兹稼穡。祥正而青旗肃事，土膏而朱紘戒典。将使杏花菑叶，耕获不愆；清隄冷风，述遵无废。而释耒佩牛，相沿莫反。兼贫擅富，浸以为俗。若爰井开制，惧惊扰愚民，乌卤可腴，恐时无史白。兴废之术，矢陈厥谋。

又问：议狱缓死，大《易》深规。敬法恤刑，《虞书》茂典。自萌俗浇弛，法令滋彰，肺石少不冤之人，棘林多夜哭之鬼。朕所以明发动容，昊食兴虑。伤秋荼之密网，恻夏日之严威。永念画冠，緹追刑厝。徒以百镞轻科，反行季叶；四支重罚，爰创前古。访游禽于绝涧，作霸秦基；歌《鸡鸣》于阙下，称仁汉族。二途如爽，即用兼通，昌言所安，朕将亲览。

又问：聚人曰财，次政曰货，泉流表其不匮，贸迁通其有亡。既龟贝积寝，缙糶专用，世代滋多，销漏参倍。下贫无兼辰之业，中产阙沛岁之货。惟瘼恤隐，无舍矜叹。上帝溥临，赐朕休宝，命邛斜之谷，开而出铜。且有后命，事兹谿范，充都内之金，绍圆府之职。但赤侧深巧学之患，榆荚难轻重之权。开塞所宜，悉心以对。

又问：治历明时，绍迁革之运；改宪敕法，审刑德之原。分命显于唐官，文条炳于邹说。及嵎夷废职，昧谷亏方，汉兼素只之征，魏称黄星之验。纷争空轸，疑论无归。朕获纂洪基，思弘至道。庶令卜休征，风雨玉烛，克明之旨弗

远，于子大夫何如哉？其驷翰改色，寅丑殊建，别白书之。

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

王元长

问秀才：朕秉策御天，握枢临极。五辰空抚，九序未歌。至于思政明台，访道宣室，若坠之惻每勤，如伤之念恒珍。故恤贫缓赋，省繇慎狱。幸四境无虞，三秋式稔。而多黍多稌，不兴两穗之谣；无褐无衣，必盈《七月》之叹。岂布政未优，将罢民难业？登尔于朝，是属宏议。罔弗同心，以匡厥辟。

又问：惟王建国，惟典命官。上叶星象，下符川岳。必待天爵具修，人纪咸事，然后沿才受职，揆务分司。是以五正置于朱宣，下民不忒；九工开于黄序，庶绩其凝。周官三百，汉位兼倍，历兹以降，游惰实繁。若闲冗奔弃，则横议无已；冕笏不澄，则坐谈弥积。何则可修？善详其对。

又问：昔者贤牧分陕，良守共治，下邑必树其风，一乡可以为绩。至有旦抚鸣琴，日置醇酒，文而无害，严而不残。故能出人于阡危之域，跻俗于仁寿之地。是以贾谊有言：天下之有恶，吏之罪也。顷深汰珪符，妙简铜墨；而春雉未驯，秋螟不散。人在朕前，湊其智略；出连城守，阙尔无闻。岂新樵之道未弘？为网罗之目尚简？悉意正辞，无侵执事。

又问：朕闻上智利民，不述于礼；大贤强国，罔图惟旧。岂非疗饥不期于鼎食，拯溺无待于规行。是以三王异道而共昌，五霸殊风而并列。今农战不修，文儒是竞，弃本殉末，厥弊兹多。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，汉主比文章于郑卫，岂欲非圣无法，将以既道而权？今欲专士女于耕桑，习乡间以弓骑；五都复而事庠序，四民富而归文学。其道奚若？尔无面从。

又问：自晋氏不纲，关河荡析，宋人失驭，淮济崩离。朕思念旧民，永言攸济。故选将开边，劳来安集；加以纳款通和，布德修礼，歌《皇华》而遣使，赋《膏雨》而怀宾。所以关洛动南望之怀，獯夷遽北归之念。夫危叶畏风，惊禽易落，无待干戈，聊用辞辩，片言而求三辅，一说而定五州。斯路何阶？人谁或可？进谋诵志，以沃朕心。

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

任彦升

问秀才：朕长驱樊邓，直指商郊，因藉时来，乘此历运，当辰永念，犹怀惭德。何者？百王之弊，齐季斯甚，衣冠礼乐，扫地无余。断雕刃方，经纶草昧。采三王之礼，冠履粗分；因六代之乐，官判始辨。而百度草创，仓廩未实。若终亩不税，则国用靡资；百姓不足，则侧隐深虑。每时人刍藁，岁课田租，愀然疚怀，如怜赤子。今欲使朕无满堂之念，民有家给之饶，渐登九年之畜，稍去关市之赋。子大夫当此三道，利用宾王，斯理何从？伫闻良说。

问：朕本自诸生，弱龄有志，闭户自精，开卷独得。九流《七略》，颇常观览；

六艺百家，庶非墙面。虽一日万机，早朝晏罢，听览之暇，三余靡失。上之化下，草偃风从，惟此虚寡，弗能动俗。昔紫衣贱服，犹化齐风；长纓鄙好，且变邹俗。虽德惭往贤，业优前事。且夫播绅道行，禄利然也。朕倾心骏骨，非惧真龙，辘辘青紫，如拾地芥。而惰游废业，十室而九，鸣鸟覆闻，《子衿》不作。弘奖之路，斯既然矣，犹其寂寞，应有良规。

问：朕立谏鼓，设谤木，于兹三年矣。此虽辐凑阙下，多非政要；日伏青蒲，罕能切直。将齐季多讳，风流遂往。将谓朕空然慕古，虚受弗弘。然自君临万寓，介在民上，何尝以一言失旨，转徙朔方，睚眦有违，论输左校，而使直臣杜口，忠谏路绝。将恐弘长之道，别有未周。悉意以陈，极言无隐。

昭明文選卷第三十七

表 上

荐祢衡表 孔文举

臣闻洪水横流，帝思俾乂，旁求四方，以招贤俊。昔世宗继统，将弘祖业，畴咨熙载，群士响臻。陛下睿圣，纂承基绪，遭遇厄运，劳谦日仄。维岳降神，异人并出。

窃见处士平原祢衡，年二十四，字正平，淑质贞亮，英才卓犖。初涉艺文，升堂睹奥，目所一见，辄诵于口，耳所暂闻，不忘于心，性与道合，思若有神。弘羊潜计，安世默识，以衡准之，诚不足怪。忠果正直，志怀霜雪，见善若惊，疾恶若仇。任座抗行，史鱼厉节，殆无以过也。

鸷鸟累百，不如一鹗。使衡立朝，必有可观。飞辩骋辞，溢气垒涌，解疑释结，临敌有余。昔贾谊求试属国，诡系单于；终军欲以长缨，牵致劲越。弱冠慷慨，前代美之。近日路粹严象，亦用异才擢拜台郎，衡宜与为比。如得龙跃天衢，振翼云汉，扬声紫微，垂光虹霓，足以昭近署之多士，增四门之穆穆。钧天广乐，必有奇丽之观；帝室皇居，必畜非常之宝。若衡等辈不可多得。《激楚阳阿》，至妙之容，掌技者之所贪；飞兔骅骝，绝足奔放，良乐之所急也。臣等区区，敢不以闻。

陛下笃慎取士，必须效试，乞令衡以褐衣召见。无可观采，臣等受面欺之罪。

出师表

诸葛亮

臣亮言：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罢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亡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

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费祋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。愚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裨补阙漏，有所广

益也。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用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议举宠为督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阵和穆，优劣得所也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士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。侍中尚书长史参军，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，愿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。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后值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明。故五月度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奖帅三军，北定中原。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

至于斟酌损益，进尽忠言，则攸之祗允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；不效，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责攸之祗允等咎，以章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课，以咨诤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。臣不胜受恩感激！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求自试表

曹子建

臣植言：臣闻士之生世，入则事父，出则事君。事父尚于荣亲，事君贵于兴国。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，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。夫论德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量能而受爵者，毕命之臣也。故君无虚授，臣无虚受；虚授谓之谬举，虚受谓之尸禄。《诗》之素餐，所由作也。昔二虢不辞两国之任，其德厚也；且夷不让燕鲁之封，其功大也。

今臣蒙国重恩，三世于今矣。正值陛下升平之际，沐浴圣泽，潜润德教，可谓厚矣。而位窃东藩，爵在上列，身被轻暖，口厌百味，目极华靡，耳倦丝竹者，爵重禄厚之所致也。退念古之受爵禄者，有异于此，皆以功勤济国，辅主惠民。今臣无德可述，无功可纪，若此终年，无益国朝，将挂风人彼己之讥。是以上惭玄冕，俯愧朱绂。

方今天下一统，九州晏如，顾西尚有违命之蜀，东有不臣之吴。使边境未得税甲，谋士未得高枕者，诚欲混同宇内，以致太和也。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，成克商奄而周德著。今陛下以圣明统世，将欲卒文武之功，继成康之隆。简良授能，以方叔邵虎之臣，镇卫四境，为国爪牙者，可谓当矣。然而高鸟未挂于轻缴，渊鱼未悬于钩饵者，恐钧射之术，或未尽也。昔耿弇不俟光武，亟击张步，言不以贼遗于君父也。故车右伏剑于鸣毂，雍门刎首于齐境，若此二子，岂恶生而尚死哉？诚忿其慢主而陵君也。夫君之宠臣，欲以除害兴利，臣之事君，

必以杀身静乱，以功报主也。昔贾谊弱冠，求试属国，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；终军以妙年使越，欲得长缨占其王，鞲致北阙。此二臣岂好为夸主而耀世俗哉？志或郁结，欲逞才力输能于明君也。昔汉武帝为霍去病治第，辞曰：“匈奴未灭，臣无以家为！”固夫忧国忘家，捐躯济难，忠臣之志也。

今臣居外，非不厚也；而寝不安席，食不遑味者，伏以二方未克为念。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兵，年耆即世者有闻矣；虽贤不乏世，宿将旧卒，犹习战也。窃不自量，志在效命，庶立毛发之功，以报所受之恩。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，效臣锥刀之用，使得西属大将军，当一校之队，若东属大司马，统偏师之任。必乘危躐险，骑舟奋骊，突刃触锋，为士卒先。虽未能禽权贼亮，庶将虜其雄率，歼其丑类，必效须臾之捷，以灭终身之愧，使名挂史笔，事列朝荣，虽身分蜀境，首悬吴阙，犹生之年也。如微才不试，没世无闻，徒荣其躯而丰其体，生无益于事，死无损于数，虚荷上位而忝重禄，禽息鸟视，终于白首，此徒圜牢之养物，非臣之所志也。流闻东军失备，师徒小衄，辍食弃餐，奋袂攘衽，抚剑东顾，而心已驰于吴会矣。

臣昔从先武皇帝，南极赤岸，东临沧海，西望玉门，北出玄塞，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，可谓神妙矣。故兵者不可预言，临难而制变者也。志欲自效于明时，立功于圣世。每览史籍，观古忠臣义士，出一朝之命，以殉国家之难，身虽屠裂，而功铭著于景钟，名称垂于竹帛，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。臣闻明主使臣，不废有罪。故奔北败军之将用，秦鲁以成其功；绝缨盗马之臣赦，楚赵以济其难。臣窃感先帝早崩，威王弃代，臣独何人，以堪长久？常恐先朝露，填沟壑，坟土未干，而身名并灭。臣闻骐驎长鸣，伯乐昭其能；卢狗悲号，韩国知其才。是以效之齐楚之路，以逞千里之任，试之狡兔之捷，以验搏噬之用。今臣志狗马之微功，窃自惟度，终无伯乐韩国之举，是以于邑而窃自痛者也。夫临博而企竦，闻乐而窃拊者，或有赏音而识道也。昔毛遂，赵之陪隶，犹假锥囊之喻，以寤主立功；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，而无慷慨死难之臣乎！

夫自衒自媒者，士女之丑行也；干时求进者，道家之明忌也。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，诚与国分形同气，忧患共之者也。冀以尘露之微，补益山海；萤烛末光，增辉日月。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，必知为朝士所笑。圣主不以人废言，伏惟陛下少垂神听，臣则幸矣。

求通亲表

曾子建

臣植言：臣闻天称其高者，以无不覆；地称其广者，以无不载；日月称其明者，以无不照；江海称其大者，以无不容。故孔子曰：大哉尧之为君，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。夫天德之于万物，可谓弘广矣。盖尧之为教，先亲后疏，自近及远。其传曰：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及周之文王，亦崇厥化。

其《诗》曰：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是以雍雍穆穆，风人咏之。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，广封懿亲，以藩屏王室。《传》曰：周之宗盟，异姓为后。诚骨肉之恩，爽而不离；亲亲之义，实在敦固，未有义而后其君，仁而遗其亲者也。

伏惟陛下，咨帝唐钦明之德，体文王翼翼之仁，惠洽椒房，恩昭九亲，群后百僚，番休递上。执政不废于公朝，下情得展于私室，亲理之路通，庆吊之情展，诚可谓恕己治人，推惠施恩者矣。至于臣者，人道绝绪，禁固明时，臣窃自伤也。不敢乃望交气类，修人事，叙人伦。近且婚媾不通，兄弟永绝，吉凶之问塞，庆吊之礼废。恩纪之违，甚于路人；隔阂之异，殊于胡越。今臣以一切之制，永无朝觐之望，至于注心皇极，结情紫闼，神明知之矣。然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退省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。愿陛下沛然垂诏，使诸国庆问，四节得展，以叙骨肉之欢恩，全怡怡之笃义，妃妾之家，膏沐之遗，岁得再通，齐义于贵宗，等惠于百司。如此，则古人之所叹，《风雅》之所咏，复存于圣世矣。

臣伏自思惟，岂无锥刀之用。及观陛下之所拔授，若臣为异姓，窃自料度，不后于朝士矣。若得辞远游，戴武弁，解朱组，佩青绂，駉马奉车，趣得一号，安宅京室，执鞭珥笔，出从华盖，入侍辇毂，承答圣问，拾遗左右，乃臣丹情之至愿，不离于梦想者也。远慕《鹿鸣》君臣之宴，中咏《棠棣》匪他之诚，下思《伐木》友生之义，终怀《蓼莪》罔极之哀。每四节之会，块然独处，左右惟仆隶，所对惟妻子，高谈无所与陈，发义无所与展，未尝不闻乐而拊心，临觴而叹息也。臣伏以为犬马之诚，不能动人，譬人之诚不能动天，崩城陨霜，臣初信之，以臣心况，徒虚语耳。若葵藿之倾叶，太阳虽不为之回光，然终向之者，诚也。臣窃自比葵藿，若降天地之施，垂三光之明者，实在陛下。

臣闻《文子》曰：不为福始，不为祸先，今之否隔，友于同忧，而臣独唱言者，何也？窃不愿于圣代使有不蒙施之物。有不蒙施之物，必有惨毒之怀；故《柏舟》有天只之怨，《谷风》有弃予之叹。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，《孟子》曰：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其君者，不敬其君者也。臣之愚蔽，固非虞伊。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，宣缉熙章明之德者，是臣悽悽之诚，窃所独守。寔怀鹤立企伫之心，敢复陈闻者，冀陛下悦发天聪而垂神听也。

让开府表

羊叔子

臣枯言：臣昨出，伏闻恩诏，拔臣使同台司。臣自出身以来，适十数年，受任外内，每极显重之地，常以智力不可强进，恩宠不可久谬，夙夜战慄，以荣为忧。臣闻古人之言，德未为众所服，而受高爵，则使才臣不进；功未为众所归，而荷厚禄，则使劳臣不劝。今臣身托外戚，事遭运会，诚在宠过，不患见遗，而猥超然降发中之诏，加非次之荣，臣有何功可以堪之？何心可以安之？以身误陛下，辱高位，倾覆亦寻而至。愿复守先人弊庐，岂可得哉！违命诚忤天威，曲

从即复若此。盖闻古人申于见知，大臣之节，不可则止。臣虽小人，敢缘所蒙，念存斯义。

今天下自服化已来，方渐八年，虽侧席求贤，不遗幽贱。然臣等不能推有德，进有功，使圣听知胜臣者多，而未达者不少。假令有遗德于板筑之下，有隐才于屠钓之间，而令朝议用臣不以为非，臣处之不以为愧，所失岂不大哉！

且臣忝窃虽久，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极宠，等宰辅之高位也。臣所见虽狭，据今光禄大夫李喜，秉节高亮，正身在朝。光禄大夫鲁芝，洁身寡欲，和而不同。光禄大夫李胤，莅政弘简，在公正色。皆服事华发，以礼终始。虽历内外之宠，不异寒贱之家，而犹未蒙此选，臣更越之，何以塞天下之望，少益日月。是以誓心守节，无苟进之志。

今道路未通，方隅多事，乞留前恩，使臣得速还屯，不尔留连，必于外虞有阙。臣不胜忧惧，谨触冒拜表。惟陛下察匹夫之志，不可以夺。

陈情事表

李令伯

臣密言：臣以险衅，夙遭闵凶。生孩六月，慈父见背。行年四岁，舅夺母志。祖母刘，悯臣孤弱，躬亲抚养。臣少多疾病，九岁不行，零丁孤苦，至于成立。既无伯叔，终鲜兄弟；门衰祚薄，晚有儿息。外无期功强近之亲，内无应门五尺之僮；茕茕独立，形影相吊。而刘夙婴疾病，常在床蓐；臣侍汤药，未曾废离。

逮奉圣朝，沐浴清化。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，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。臣以供养无主，辞不赴命。诏书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寻蒙国恩，除臣洗马。猥以微贱，当侍东宫，非臣陨首所能上报。臣具以表闻，辞不就职。诏书切峻，责臣逋慢。郡县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临门，急于星火。臣欲奉诏奔驰，则刘病日笃；欲苟顺私情，则告诉不许。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。

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犹蒙矜育，况臣孤苦，特为尤甚。且臣少仕伪朝，历职郎署；本图宦达，不矜名节。今臣亡国贱俘，至微至陋，过蒙拔擢，宠命优渥，岂敢盘桓，有所希冀！但以刘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孙二人，更相为命。是以区区不能废远。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报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，愿乞终养。

臣之辛苦，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，皇天后土，实所共鉴。愿陛下矜悯愚诚，听臣微志，庶刘侥幸，保卒余年。臣生当陨首，死当结草。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，谨拜表以闻。

謝平原內史表

陸士衡

陪臣陸機言：今月九日，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，齎板詔書印綬，假臣為平原內史。拜受祇竦，不知所裁。臣機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

臣本吳人，出自敵國，世無先臣宣力之效，才非丘園耿介之秀。皇澤廣被，惠濟無遠，擢自群萃，累蒙榮進。入朝九載，歷官有六，身登三閣，官成兩宮。服冕乘軒，仰齒貴游，振景拔迹，顧邈同列，施重山岳，義足灰沒。遭國顛沛，無節可紀，雖蒙曠蕩，臣獨何顏！俯首頓膝，憂愧若厲。而衡為故齊王罔所見枉陷，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，幽執囹圄，當為誅始。臣之微誠，不負天地，倉卒之際，慮有逼迫，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、中書侍郎馮熊、尚書右丞崔基，廷尉正顧榮、汝陰太守曹武，思所以獲免，陰蒙避回，岐嶼自列。片言只字，不關其間，事踪筆迹，皆可推校，而一朝翻然，更以為罪，曩爾之生，尚不足羞，區區本懷，實有可悲。畏逼天威，即罪惟謹，钳口結舌，不敢上訴所天。莫大之衅，日經聖听，肝血之誠，終不一聞，所以臨難慷慨，而不能不恨恨者，惟此而已。

重蒙陛下愷悌之宥，回籍收電，使不限越。復得扶老携幼，生出獄戶，懷金拖紫，退就散輩。感恩惟咎，五情震悼，踟躕躑地，若無所容。不悟日月之明，遂垂曲照，雲雨之澤，播及朽瘁。忘臣弱才，身無足采，哀臣零落，罪有可察。苟削丹書，得夷平民，則塵洗天波，謗絕眾口，臣之始望，尚未至是。

猥辱大命，顯授符璽，使春枯之條，更與秋蘭垂芳；陸沈之羽，復與翔鴻攬翼。雖安國免徒，起紅青組；張敞亡命，坐致朱軒。方臣所荷，未足為泰，豈臣蒙垢含羞，所宜忝竊；非臣毀宗夷族，所能上報。喜懼參并，悲慚哽結。拘守常充，當便道之官，不得束身奔走，稽顙城闕。瞻系天衢，馳心犖轂，臣不勝屏營延仰。謹拜表以聞。

勸進表

劉越石

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，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、領護軍匈奴中郎將、司空、并州刺史、廣武侯臣琨，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、抚軍大將軍、冀州刺史、左賢王、渤海公臣暉，頓首死罪，上書。

臣琨臣暉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臣聞天生蒸人，樹之以君，所以对越天地，司牧黎元。聖帝明王鑒其若此，知天地不可以乏繪，故屈其身以奉之；知黎元不可以無主，故不得已而臨之。社稷時難，則威藩定其傾；郊廟或替，則宗哲纂其祀。所以弘振遐風，式固萬世，三五以降，靡不由之。

臣琨臣暉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，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，三叶重光，四聖繼軌，惠澤侔于有虞，卜年过于周氏。自元康以來，艱禍繁興，永嘉之際，氛厲彌昏，宸極失御，登遐丑裔，國家之危，有若綴旒。賴